

# 怀念伯父

李浙平

又过清明节,耳旁似乎又响起伯父的箫声。

忙活了一天,伯父回到楼上,陪奶奶聊一会儿,侍候奶奶睡下,然后搬一把椅子到走廊里坐着,吹奏起洞箫。静静的夜里,箫声悠扬。那时候,我还很小,不知道伯父吹奏何曲,但喜欢坐在伯父身旁,手托着腮帮子,听他吹奏。

伯父吹奏一阵,放下箫,拿起白瓷茶杯,喝了一口浓茶,然后掏出旱烟袋。随着伯父不停地抽吸,烟锅里的烟叶很快燃红,一闪一闪,在黑夜中很耀眼。随之弥漫起浓浓烟雾,呛得我直咳嗽。但我没有逃开,因为这时候,伯父会出一些我听不大懂的谜让我猜。岁月过去了,有许多东西已遗忘,但当年伯父出的谜底是只小犬的场景依然清晰。

如今我凭伯父的语音记录下来:起起乔,起起乔,站着不高,坐着高。我不懂,伯父就说:你看小狗,坐着的时候比站着要高嘛。第二天,我到小巷里偷眼看小狗的高矮状态,果真如此。也许,这是我记忆中,最初的观察事物的启蒙。

伯父个子不高,却很健朗,浓眉大眼,双目炯炯有神,说话声音宏亮,是纯正的齐鲁方言。伯父身上,处处透着山东汉子的阳刚与豪迈,令我至今无法忘记。大哥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,在日军占领阳信县期间,汉奸到处设维持会,曾要伯父当庄里的维持会会长,但是被伯父断然拒绝,带着奶奶,宁可逃荒,不做汉奸。

奶奶去世后,伯父搬到岑岐糖厂的职工寝室,与在糖厂工作的父亲住在一起,说可以在生活上照顾一下工作比较忙的父亲。

在寝室旁边空地上,伯父锄尽杂草,刨去碎石,耙平泥土,搭起棚架,整出一块小菜园子。然后在地

上种上芥菜、菠菜、茄子、大葱、辣椒,也会种一些丝瓜和瓠瓜。成熟时,绿油油的芥菜、紫闪闪的茄子、红彤彤的辣椒,在蓝天白云下,显得格外美丽。棚架上满满随风摇动的绿叶,从茎蔓上垂挂下来的丝瓜、瓠瓜的尖上,小黄花像笑颜绽放。

菠菜洗净后,粉红的根须就如婴儿的手般娇嫩,在水里稍稍一煮,吃进嘴里,便有一股甜香滋味。伯父喜欢用烙饼卷着大葱吃,那根根手指般粗的大葱是纯正的山东品种,绿白相间,咬一口卷着大葱的烙饼,嚼一口热气腾腾的米粥,那感觉比吃山珍海味还爽快。我和哥哥这样吃着时,伯父坐在桌旁,咧着嘴笑:好吃不?多吃点,嚼得慢点。

夏天里,伯父会将面和成糊状,待锅里的水煮沸,用筷子将面糊扒拉到锅里,面糊在沸水中一沉,待浮上来已是面咯哒了,洁白有些晶莹。伯父将事先切成片的瓠瓜再倒进锅内,盖上锅盖,便坐下来抽一锅烟。烟抽完了,面疙瘩也煮熟了。伯父将面疙瘩盛在碗里,端到桌上,在我们开吃前,总会说一声:这碗给你爸留着。

吃着伯父做的饭食,心里总是暖洋洋,享受着伯父的慈爱。只有伯父熬制的辣椒瓣和辣椒油,我是不敢尝的,怕辣,但哥哥们吃得也不亦乐乎。

我跟着大哥、二哥,每个周六都去糖厂看望伯父,然后在那里陪伯父住一宿。第二天准备回家了,伯父就摘下新鲜蔬果,让我们带回家。

伯父照顾奶奶,照顾自己的弟弟,照顾他侄儿,惟独没想到怎么照顾自己。伯父走时,我才十三岁,闻讯,我痛哭流涕。

伯父走了很久了。每年清明节,我都会想起他老人家的点点滴滴。

# “妈,我想你了!”

■金洁

清明,我实在不忍提及的清明,全然不顾我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忧伤之中,说来就来了。此刻,尚未愈合的伤口愈发疼痛,个中滋味的确非他人所能感同身受,千言万语只幻化成一句话:妈,我想你了。

小时候,家境贫寒,母亲宁可自己挨饿受冻,也要让我们穿得体面。那件带动物图案的金黄色毛线衣,那件紫色碎花紧身棉袄,还有那双母亲亲手缝制的花棉鞋,都是我童年生活里最美好的记忆。对于读书,母亲一再强调,只要我们肯读,就是讨饭也要全力培养我们。为了拉扯我们五个兄弟姐妹,母亲一生吃了许多苦。所幸的是,有父亲朴素而深沉的爱,有我们子女乌鸦反哺式的孝敬,还有以父亲每月退休金为坚强后盾的经济基础,更重要的是有自身硬朗的身子骨,母亲晚年生活是幸福的,令多少邻里乡亲羡慕不已,母亲自己也抑制不住自豪和欣喜。

去年,母亲也尝试着玩起微信。一部手机在手,就能与国外的妹妹视频聊天,让遥远的思念变得近在咫尺,这份神奇与便捷带给母

亲很高热情。但毕竟是目不识丁的81岁高龄,母亲刚开始只局限于手忙脚乱接受我们的聊天邀请,不会主动发起视频。有一次,一个邻居见母亲又动作生硬地在捣鼓微信,不耐烦地说:你都一大把年纪了,学不起来的。母亲听了很生气,自信满满地跟我们说,就冲着家里都装上宽带了,也一定要把它学起来。只是没多久母亲身体就出状况,原本还说等病好了再慢慢学,哪知这一病,母亲就再也沒机会用微信。

父母一生辛劳,却极少外出旅游,因妹妹一家旅居欧洲,我们几次动员父母去一趟欧洲开开眼界,都因父亲放不下田里庄稼而未能成行。去年,经我一再劝说,父亲终于松口,母亲也欣然同意,于是我们约定今年暑假去欧洲旅游,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哪知生命无常,暑假还没到,母亲却早已不在尘世!

父母对待生死冷静达观。母亲在世时,经常有意无意说起,如今生活条件好,是该多活几年,但是万一病倒了,就要快快上路,免得拖累家人。不成想心直口快的母亲竟心想事成,

10天前还步伐稳健给我们送蔬菜,10天后竟与我们永别了!即便是生命最后一个星期的住院时间,母亲也不麻烦我们,坚持自己坐起来吃饭而拒绝我们喂,挂完点滴也是自己颤颤巍巍去洗手间,甚至就在去世头天晚上,母亲还对守在床边的我们说:你们都去睡觉,别在这熬夜了。那几天,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,可远在国内的妹妹一时赶不过来,只能隔着视频撕心裂肺喊着:妈,等等我!等等我!当时我不忍把母亲视频发给妹妹,觉得穿着病号服在病床上的镜头是多么痛心甚至绝望。然而,当母亲再也听不到我们的声声呼唤,当母亲的躯体瞬间化为一缕青烟,我突然强烈意识到,那些有声音有画面的动态视频是多么弥足珍贵,那是母亲生命最后时刻留给我们永远无法抹去的念想。

恍惚之间,母亲离开我们已半年多时间。在梦里,我几次见到母亲,平静、安详,一如母亲生前与人为善模样,我想天堂里的母亲定是幸福的。然而,梦醒时分,我仍无法停止对母亲的深深思念。如果有来生,但愿我们再做母女!

# 如山父爱今安在

■张萍若

清明节临近,不禁想起父亲的点点滴滴。

30年前,父亲胃癌晚期,被病痛折磨得只剩皮包骨头。那年端午节晚上,父亲吃过最后一个粽子,与世长辞。

那时我只有12岁,人生第一次尝到失去亲人的痛苦。至今,我仍清晰记得,父亲弥留之际使尽最后一点力气,睁大眼睛盯着伯父。父亲不想走,他有太多牵挂,有太多来不及交代。

时至今日,每每想起依然垂泪。父亲一生有太多艰难。出生未满月,爷爷突发急病身亡,家道急剧中落。祖母出生诗礼之家,不懂经营,加上裹脚平时不能下地干活,带着三个孩子,生活日益拮据。到父亲读书年龄时,家里实在无力支撑三个孩子读书,所以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,父亲成了家里唯一没机会上学的孩子,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,10岁不到就开始下地干活,小小年纪成了家庭顶梁柱。

然而,父亲从不抱怨,对待祖母极其孝顺。在我小时候,能吃上一口肉是非常奢侈的事,要到夏天收完稻子,生产队才会组织尝新,炒一大份挂满猪油的年糕分给

每家每户。每到这天,小孩都会满怀期待在家等父亲把年糕带回来。每次都是晚上八九点钟,昏昏欲睡时,隐隐约约听到父亲在祖母房门口小声地唤:阿奶,吃糖糕哎。等祖母尝过后,父亲就会把剩下的年糕分给我们五兄妹。他总坐在床边,和蔼地笑着,看我们吃完。

在父亲眼里,长子如父,他视有知识的伯父为骄傲,无论什么事都要跟他商量,征求伯父意见。在我们小时候,父亲总是常常叮嘱我们,要像伯父一样多读书。他总说:这世上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错,那就是多读书。

父亲的手特别巧。他会用木头做陀螺,还会用麦秆给我们编织各种各样的玩具。我求他最多的是编放蟋蟀的笼子,捉了蟋蟀放在里面,蚰蚰唱着歌,乐极了我们。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,为了贴补家用,他又学起打渔。每次看到父亲驾着小船下洋山(洋山是瑞安飞云江口东海里的一处传统渔场),心中都会有一种辛酸,但他总会不时回头跟我们笑。夕阳西下,他就这样慢慢消失在远处的江面。

父亲下洋山后,家里

的日子慢慢好起来,有吃不完的海蜇、目鱼鲞,还有成桶成桶的乌贼卵。父亲待人非常慷慨,常会把自己做的鱼生、虾酱送给亲戚邻居。当时,堂姐和姐夫在乡校当老师,他还时常把自己种的菜一筐一筐给他们送去。

父亲待人和蔼,但对子女不苟言笑。现在回想起来,父亲却从没真正打过我。有一次早稻收割后,田里灌了水,孩子兴奋地中午就去田里游泳。母亲喊我们,我们都听而不闻。正当我和小哥玩得全身污泥时,看到父亲站在田埂上,手里拿着竹鞭。我心想,这下可完了,非挨揍不可。只见父亲拿起鞭子,揍了小哥,小哥皮厚,平时调皮,经常挨打。我怕极了,但父亲的鞭子只是轻轻落了下来,一脸严肃地说:赶紧回去洗洗,会中暑的。

那天正午的太阳照在父亲脸上,黝黑的脸颊渗着细汗,那时的他多么健壮。而几年之后,天人两隔,命运无常。父亲走了,他把一生都奉献给家庭,却从没享过一天子女的福。父亲啊,子欲养而亲不待,这些年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?

